

宣教实践

德国从事宣教前的预备

蔡定邦

环球宣爱协会国际同工、德华福音会宣教士(前任香港信义神学院旧约教授)



I. 引言

温以诺教授邀请我写一篇文章介绍我们这边的宣教事工，之前我写了三篇刊登在《时代论坛》「情牵一线」专栏的短文，分别是：

- 〈德国的中国留学生〉（1333 期；17/03/2013）
- 〈德国华人查经班〉（1550 期；21/05/2017）
- 〈德国华人基督徒营会〉（1558 期；07/09/2017）

第一篇是笔者于 2013 年安息年期间，看见德国的中国留学生事工异象，之后我们申请

差会，并于 2016 年年底出发到德国汉堡；其后在德国参与华人查经班和营会的服侍，补写了后面两篇文章。笔者在这里不打算重复，而是想分享一下上帝如何为我们一家预备这条宣教的道路。

先简单介绍我们的背景。笔者早前在香港两家神学院担任老师十四年，主要教授旧约圣经，再之前是一家圣经机构的圣经翻译员；太太在港岛区一所小学任职社工。我们有三名儿女，一家五口在香港生活大致惬意，现在却来到德国宣教。：夫妇二人是环球宣爱协会的国际同工，我是德华福音会的宣教士，三名儿女分别在德国不同城市读书，要用德文上课，生活上有翻天覆地的改变，挑战也较从前大。许多人心里会问：为甚么？这篇文章便是要回答这个问题。(编者按：作者全家照见文末)

II. 大专时代

笔者现在负责德国的中国留学生事工，他们以理工科为主。我中学预科前信主，1980 年入读香港中文大学生物系，第二年转到生物化学系，故我也是读理科出身的大学生。四年的大学生活，其中两年是与团契的弟兄姊妹在大学旁的村屋合租单位，实践「和睦同居」的圣经真理。那时香港大专界经历火红的年代，流行「认中关社」，同学围在大学宿舍的电视室观看四人帮受审，又雀跃地期待邓小平复辟，胡耀邦、赵紫阳上台；另一方面，当时考大学不容易，贵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被认为对社会大小事务肩负责无旁贷的使命，故我也积极参与中大团契。那时团契讲员流行以半节经文勉励我们：「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记四章 14 节下）回想起来，实在很难搞清楚「现今的机会」的具体内涵；但当时我们就是这样得着激励，要努力为上帝做点事情。

III. 蒙召读神学并实习

大学毕业后当了一段时间代课老师，后来在一间基督教中学任教，那时开始谈恋爱，和女朋友即后来的太太分享日后奉献心志。毕业后三年，我到中国神学研究院（中神）进修一年全时间的基督教研究文凭，期间清楚蒙召，转读道学硕士，并在升二年班的暑假结婚，搬进学院的宿舍。除了开始在母会实习，期后的实习都选择基督教机构，其一是暑假全时间在香港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FES），之后第三年在世界华人福音事工联络中心（华福）。选第一项实习是因为昔日中大团契和 FES 关系密

切，其中也逐渐发展对圣经研究的兴趣；第二项是因着对文字工作的负担（从小喜爱阅读，认定文字工作是可能的方向），于是考虑到华福的出版部。到中神毕业后，便顺理成章留在华福事奉，想不到从中接触普世宣教，尤其是向华人传福音的异象，为我日后宣教埋下种子。论到我对宣教进一步的认识和负担，则要从我们往外国升学说起。

IV. 比利时进修

1991年8月17日，在华福事奉满一年，我和结婚快三年的太太翠珍远赴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Katholieke Universiteit Leuven）进修。鲁汶是离布鲁塞尔东面30公里的大学城，其中的天主教大学创立于1425年，是比利时最古老的大学之一。我修读神学院的文学硕士，翠珍则读哲学院的学士课程。选择鲁汶进修的原因有三：第一，那里学费极之便宜，记得我们第一年的学费是17,000比郎，折合约港币4,000元，到第二年连这笔费用也获豁免；那时我和翠珍毕业后工作时间不多，只预备了一年的生活费。第二，我们可以全程用英语修读，省却学习外语的工夫。最后，我姐姐和姐夫，另外三个弟弟都在布鲁塞尔的餐馆工作。知道在外国升学一般时间很长，实在没有太多积蓄，外语能力有限，加上有家人照应，比利时的鲁汶是我们的不二之选。只是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在那里总共留了十年，并为那里华人有不同程度的服侍，最后一家还得到比利时国籍。

鲁汶大学的神学系由于历史悠久，对学生要求颇高。即使在中神已获得道学硕士，我仍要补修很多科，尤其是哲学的科目。第一要修读一年制的文学硕士，第二到三年读两年制的神学硕士，成绩理想才能进神学博士。在博士班第一年快结束时大女儿出生，两年多后再添一名儿子，期间一家四口先后得病或住医院，论文写作到中段遇到不少困难。而我神学硕士的论文是研究乔布记，博士论文转到以赛亚书，以上种种增加我修读的时间。

V. 建立华人教会

在比利时进修期间，开始时参加由荷兰人建立的国际英文教会，但碍于文化差异而淡出。几个月后我们搬进大学宿舍，一对台湾夫妇邀请我们到每星期在宿舍举行的华人查经班分享圣经。随着参加人数越来越多，加上新同学中有位香港来的牧师，我们便兴起建立教会的念头。经过重重波折，一群来自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基督徒

于 1995 年初成立鲁汶华人教会，在宿舍的礼堂举行每周崇拜，并聘请一位神学生任实习传道。可惜随着学生陆续毕业，教会的事奉和参加人数骤跌，每周聚会无以为继，于是我们决定在教会成立一年多后返回查经班的形式。回顾这个看似失败的经历，我们却看见上帝的作为，学会一切要按部就班，寻求圣灵的带领，得到会众的一致认同才作出任何重大决定，并认识到一群很要好的弟兄姊妹。在这十年留学比利时的期间，我们不少时间都在带领查经，接待新朋友，尤其是刚抵埗的同学，不论来自香港，台湾或中国内地；我们昔日也曾经历学生初到异地的彷徨，明白他们的苦况。教会成了一个见证，向有需要人士提供协助，并进一步向他们宣讲真理。

VI. 认识餐馆华人

除学生外，由于开始几年布鲁塞尔有家人的缘故，我们也接触不少当地的华人，当中大多数在唐餐馆工作。他们克勤克俭，工作非常辛劳；当中有家庭问题（有不少异族婚姻），夫妻离异，子女无人照顾。由于工作沉闷，生活圈子狭窄，赌博成了欧洲华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不少因而导致家破人亡。和那里许多香港人一样，我们家人开始时是替人打工，后来来自立门户；但因为布鲁塞尔的唐餐馆竞争剧烈，加上税项沉重，在那里经营餐馆基本上收支打和已经不错，遑论赚钱，更不要说一旦请黑工而被政府捉拿，罚款是天文数字。姐姐一家和三名弟弟最后终于熬不住而要回流香港，反而我们在比利时逗留最久。

VII. 申请比利时国籍

距离我博士论文完成大约半年时间，我们要回港替女儿报考幼儿园高班，以便她能顺利入读心仪的小学。和翠珍相熟的一位台湾太太，特意打电话来要我们为两名孩子申请入籍比利时，让他们长大后多个选择。那时我和论文搏斗得天昏地暗，翠珍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我，独自一边推着婴儿车，另外拖着女儿到鲁汶市政厅查询入籍事宜，询问处的职员回答说我们还差少许才满十年，不够资格申请；正打算离开之际，后面一位较高级的官员听到她们交谈而冲出来说：其实你们不用替孩子申请，大人申请便可。翠珍一脸狐疑，我们只是学生，没有交税，不会法文荷兰文等官方语言（姐夫两次申请入籍便是因为法文试不合格而告吹），怎有资格申请？官员说可以，并提出快慢两个方法，快的只需多一份文件；我们便在回港前办妥文件并递交申请，又把回邮地址报在宿舍一个台湾邻居，也没抱着甚么希望。回港后不久，邻居告诉我们收

到一封荷兰文信，经翻译后才知道我们申请获批了。这件几乎不可能的事随即传遍了比利时的华人小区，几个相熟的家庭知道后也随即入纸申请。我们回港后一直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只是想到日后出外旅游时可以多一本较方便的护照。直至后来我们有宣教这个计划，才知道上帝一早已为我们预备，祂让我们一家在比利时十年有很多经历，学会如何与来自不同地区的华人相处，从中锻炼不同技巧；也给我们日后回到欧洲一个身份，方便在这里的宣教工作。

VIII. 德国留学生事工

2013年1月底，我在荷兰经过四个月的安息年，要回香港和家人过农历新年。由于要经德国法兰克福返港，我取道汉堡探访那里华人教会的吴牧师和师母，他们是我大学时期的师兄师姐；那次师母刚回港探亲，只有牧师接待我，这次的经历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吴牧师带我参观附近两个大学城的查经班，并介绍他们福音工作模式，藉免费借阅中文图书及在校园派单张来接触华人，和他们查考圣经，并带领他们信主，在教会进行栽培，最后一起事奉（详情可参阅上述《时代论坛》文章〈德国的中国留学生〉）。2015年7月底至8月中，我应吴牧师邀请前往德国几个城市的华人教会和团契负责讲道及主领圣经讲座，又参加他们于德国中部一个同工训练营，认识当中的同工和信徒领袖，让我进一步确定这个事奉的方向。

IX. 结语

我和太太获专门的宣教训练不多，这是我们的限制，为要我们学习谦卑。上帝早于三十年前藉笔者在华福事奉，播下向普世华人宣教的种子；而在海外留学时给我扎实的圣经研究训练，又让我们认识带领查经的重要。上帝给我们一家平凡而又不平凡的经历，从前不明白为何修读一个博士学位要那么久，现在回头看，我们终于明白祂的美意。愿荣耀颂赞归于那位创始成终的父神，又愿我们继续行在祂的旨意当中。

蔡定邦博士

环球宣爱协会国际同工、德华福音会宣教士(前任香港信义神学院旧约教授)

在港从事神学教育多年的蔡定邦博士，因回应宣教召命，虽已年纪不轻，却举家前往欧洲，他以「德国从事宣教前的预备」为题，是能启发后辈的个人见证及宣教佳作。

《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 第 56 期 2019 年 4 月号